

2242.4
X26a1
1

言曝叟野

(清)夏敬渠 著

上 卷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奋字卷之一

第一回 三首诗写书门大意 十觥酒贺圣教功臣

昔人已乘白云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
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！
晴川历历汉阳树，春草青青鹦鹉洲。
日暮乡关何处是？烟波江上使人愁！

这首律诗乃唐诗人崔颢所作。李太白是唐朝数一数二的才人，亦为之搁笔。后人遂把这诗来冠冕全唐。论起崔颢的诗才，原未能优于太白，只因这一首诗做得好，便觉司勋身分比青莲尚高一层。固是太白酒善，亦缘这诗实有无穷妙处，故能压倒青莲。无奈历来解诗之人，都不得作诗之意，自唐及今，无人不竭力表扬，却愈表愈蒙；崔颢的诗名日盛一日，其心反日晦一日。直到本朝成化年间，一位道学先生把这首诗解与人听，然后拨云见天，才知道青莲搁笔之故。作者之心，遂如日临正午，月到中天！正是：

不得驱龙项下珠，空摹神虎皮中骨。

这首诗妙处全在结末二句；从来解诗者，偏将此二句解错，所以意味索然！何尝不众口极力铺张，却如矮子观场，痴人说梦，搔爬不着痒处，徒惹一身栗栗而已！道学先生解曰：“此诗之意，是言神仙之事，子虚乌有，全不可信也。”昔人已乘白云去，曰已乘，是已往事，人妄传说，我未见其乘也；“此地空余黄鹤楼”，曰空余，是没巴鼻之事，我只见楼，不见黄鹤也；黄鹤既“一去不复返”，则白云亦“千载空悠悠”而已！曰不复，曰空余，皆极言其渺茫，人妄传说，是没巴鼻之事，为子虚乌有，全不可信也！李商隐诗：“青雀西飞竟未回，君王长在集灵台”；疑即偷用此颈联二句之意。“晴川历历”，我知为“汉阳树”；“春草青青”，我知为“鹦鹉洲”；至昔人之乘白云，或乘黄鹤，则渺渺茫茫，我不得而知也！痴人学仙，抛去乡关，往往老死不复返；即如“此地空余黄鹤楼”，而昔人竟永去无归，我当急返乡关，一见父母妻子，无使我哀昔人，后人复哀我也！故合二句曰：日暮乡关何处是？烟波江上使人愁！愁字将通篇一

齐收拾，何等见识，何等气力，精神意兴何等融贯阔大！掀翻金灶，踢倒玉楼，将从来题咏一扫而空，真千古绝调！宜太白为之搁笔也！若上句解作昔人真正仙去，则诗中连下空余，空悠悠等字，如何解说？且入仙人之境，览仙人之迹，当脱却俗念，屏去尘缘，如何反切念乡关，且乡关不见而至于愁也？愁字，俗极，笨极；愁在乡关，更俗，更笨！无论青莲断无搁笔之理，中晚诸公，亦将握管而群进矣！”道学先生所解如此。

毕竟道学先生何人？是本朝第一位贤臣，姓文名白，表字素臣。听解诗者何人？是本朝第一位圣君，年号宏治，庙号孝宗皇帝。这贤臣何时解诗？这圣君何时所解？事尚在后。且说文素臣这人，是铮铮铁汉，落落奇才；吟遍江山，胸罗星斗；说他不求宦达，却见理如漆雕；说他不会风流，却多情如宋玉；挥毫作赋，则颉颃相如；抵掌谈兵，则伯仲诸葛；力能扛鼎，退然如不胜衣；勇可屠龙，凛然若将损谷；旁通历数，下视一行；间涉岐黄，肩随仲景；以朋友为性命，奉名教若神明；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，不识炎凉的名士。他平生有一段大本领，是止崇正学，不信异端；有一副大手眼，是解人所不能解，言人所不能言。

记得成化元年，朝廷命景王见濠，太监靳直，兵部尚书安吉，至南京祭告孝陵，并赴苏、常两府，查阅江海门户，操兵防倭。安吉至苏州，借观人才，以《三教同原》命题试士。素臣既不信仙，尤不喜佛，作诗两首触之；其诗云：

深耕溉种在书田，非种当锄志已坚。
性道朝闻甘夕死，明新得止欲归全。
岂知南极三千鹤，不识西方九品莲。
忽听蜂然邪说起，摩挲秋水拂寒烟。
圣道巍巍百世尊，那容牵引入旁门？
昔人附会成三教，今日支离论一元。
使者经纶从可识，诸生诵读竟何存？
迂儒欲叫连天屈，万里燕京叩阍！

安吉见诗大怒，欲撼其衣顶，罗织其罪，致之死地；访闻是苏州府第一名士，但有孝行，并无劣迹，欲发中止，惟记其名籍，恨恨而已！

且道素臣是苏州府那一县人？何等阀阅？有何势力，如此敢作敢为？这文素臣名白，是苏州府吴江县人，忠孝传家，高曾祖考俱列缙绅。父亲道昌，名继洙，敦伦励行，颖识博学，由进士出身，官至广东学道，年止三十，卒于任所。夫人水氏，贤孝慈惠，经学湛深，理解精透，是一女中大儒。生子二：长名真，字古心，素臣其仲子也。文公赴广时，路产一女，落盆即死。水夫人既寡，只此两子，爱子如宝，却不事姑息，督之最严。素臣生时，有玉燕入怀之兆；故乳名玉佳。文公梦中横四大金字，曰：“长发其祥。”又梦至圣亲手捧一轮赤日，赐与文公，旁有僧道二人争夺，赤日发出万道烈火，将一僧一道，登时烧成灰烬。文公知为异端，故尤爱素臣，素臣幼慧，方四岁时，即通四声之学；文公每置膝上，令其谐声，以为笑乐。偶问其志：“愿富贵否？”曰：“愿读书。”“欲中状元否？”曰：“欲为圣贤。”文公颇惊异之。十岁即工古诗，涉猎史子百家。十八岁，游庠后，益事博览，精通数学，兼及歧黄、历算、韬略

读书。性恶佛、老，遇佞二氏者，必力折之。水夫人尝谓曰：“佛、老固谬妄，但世人沉溺已深，非口舌所能挽；何必好辨以贾祸？”素臣曰：“母亲之训当遵；但本性使然，矫矫实难；且冀百有一悟，亦为正道稍树藩篱耳！”水夫人笑而颌之，遂不复禁。故素臣应观风之试，忽见《三教同原》一题，正性勃发，遂作前两诗，以触安吉，几贾奇祸也！水夫人有弟，名云，字五湖，最爱素臣，常称为丰年之玉，荒年之谷。因性耽隐逸，一日挈家而去，不知所往。五湖而外，有季叔，名雷，字观水；族叔名点，字何如，俱与素臣同笔砚。亲友中，申心真、景敬亭、元首公、金成之、景日京、水梁公、匡无外、余双人等，为莫逆交。观水尝谓心真辈曰：“使我等并居廊庙，共行所学，致君泽民，虽皋、夔、周召，所不敢居，恐房、杜、姚、宋之盛，尚当过之！时心真等皆以为然。元首公复请观水月旦诸人；观水曰：“公等皆卿才；日京用壮，非绝尘，即败辕耳！”指素臣曰：“此视所遭耳，不幸则为龙比；幸则其功业所至，殆未可涯量！”心真等亦以为然。素臣妻田氏，系河南内黄田翰林之女，通诗习礼，与古心妻阮氏共事孀姑，曲尽妇道；水夫人亦爱之如女。一门之内，雍雍穆穆，元气盎然。

素臣常思遨游名山大川，以广闻见；且遍览山川形势，物色风尘，以为异日施措之地。因兄弟和乐，琴瑟静好，聚顺欢然，兼有贤母训诲，学业日进，迟而未发。一日，阅邸抄，见宦寺擅权，奸僧怙宠，时事日非，不敢再缓；遂请命于水夫人。水夫人慨然道：“夫教始于事亲，终于事君，安可守温清之细节，忘率土之大义！”素臣之叔何如，知有远行，约了诸相好作饯。因梁公远游，日京外出，只有心真、敬亭、首公、成之、无外、双人等七人，携樽挈盒而来，与素臣送行，并邀古心入席。成之欲取酒筹行令，敬亭道：“知己谈心，不必干以酒政，还是讲学论文罢？”首公道：“今日为素兄饯行，须借酒以壮行色；酒筹太热，酒太多；讲学论文太冷，酒太少。我等九人，俱有素怀，今日挨坐而来，各言所志；言毕者，进以巨觥，各人俱酌酒相贺，以志之高下大小，为酒之数；在乎冷热多少之间，可乎？”众人皆称善。首公因令人满斟一杯，送与心真道：“请教？”心真让素臣，何如道：“弟与古心在座，素臣自然不便。”心真道：“如此，反主为客了！愚年已过四旬，落拓无所成就；尘世轩冕，久已视之若无；心胸垒块，固亦浇之不尽。虽然，窃有慕焉：鄙食其为汉之迁生，廷叱天子而神独王；鲁仲连为齐之高士，辞烹诸侯而气不沮，为人排难解纷，而不居其功，与人休兵息争，而不避其祸。此愚之志也！”说罢，举酒一饮而尽。首公拱手道：“此丈夫之志也；啻啻小儒闻之，掩耳矣！宜进三爵！”心真不肯，勉饮了两杯，合席各饮如数。次及敬亭，敬亭不为虚让，因说道：“愚年虽未及四十，而去日已苦其多；功名之事，等诸浮云；性命之图，危若朝露；欲寡过而未能，思养心而鲜要。目下探讨程、朱，于主敬二字，稍有把持；倘得功夫纯熟，不至如野马无缰，便是弟的进境了！此外更何所求！”素臣肃然改容道：“此圣贤学问，非敬兄不能行，非敬兄亦不敢言；在座诸人，虽各有所怀，谅无有出乎右者！此必当贺三爵！”素臣、首公等俱应道：“是。”敬亭也就不敢推辞，大家都饮了三杯。首公告过罪，即说道：“江河日下，教化凌夷；弟若遇时，欲复大司徒典教之旧，以论秀书升之法得真儒。即就现在官制而论，亦须专责国子课教贡士。如胡文定公经义治事之法，力行十年，必有真士出乎其中。然后分发郡县，使为司铎，以教天下之士。教有成者，升之太学；即士之升有多寡，以定司铎之优绌。其优者，不必迁官，但优以爵禄，如汉守令故事。如此数十年，则人材日盛，教化可兴矣！”敬亭道：“弟思独善而不足，兄已兼善而有余；宜进五爵，为天下庆得

人！素臣道：“禹、稷、颜回，同道；也是三杯罢。”因又饮了三爵。次及成之，成之道：“弟与何如、双人同志。何如不僭客，让无外先说，我等三人同说，可乎？”因及无外。无外持杯大笑，心真问故。无外道：“弟自笑弟之志，没文理，没裨耳！诸兄之志，皆希心圣贤，援引古昔麟炳炳，蔚然可观，才算得志愿。至如弟者，只知道把酒问天，看花踏月；焚一炉好香，抚瑶琴数曲；烹一壶好茗，读《楚些》数章；泼几幅米家山水，绣几首崔嵬鸳鸯；遇贫交缓急，敝簏不吝千金；逢龌龊鄙夫，老拳何妨一击；赠宝剑于烈士，拔佩刀于不平而已！诸兄闻之，得毋慨然乎？”心真道：“乐己之乐，道不背乎圣贤；忧人之忧，情岂同于沮溺？方将率天下孤寒，向门俯首，又何敢笑？应进三爵！”无外只饮两杯，众人如数贺毕。成之、双人、何如同说道：“我等之志，龌龊卑鄙，本无足道；但不可匿而不陈。我等所愿者，抡元魁于乡会，占鼎甲于胪传；蜚翰苑之英声，著木天之清望；量才玉尺，桃李尽入门墙；藏简名山，神鬼皆为呵护；老姬俱拜乐天，外夷咸知苏轼；显祖宗于凤诰，垂姓字于瀛洲而已！”说毕，各饮了一杯。敬亭、首公俱赞道：“才人本色，名士风流，宜贺三爵！”成之扯住不肯，因各贺了一爵。心真道：“如今要请教古心昆仲了？”古心正待开言，众家人道：“景相公来了。”

只见日京满脸酒容，一腔怒意，气冲冲的直走人来。敬亭道：“吾弟在何处饮酒？因何发怒？读书人第一要涵养气质，不该有这般光景！”日京道：“大哥，你不知原委，先是兜头一盖，把兄弟要呕死了！”素臣道：“日京天性爽直，必有原故，敬兄且不必埋怨；待日京说明原委，再作理会。”古心道：“日京余怒未息，且饮了人席三杯，消一消怒气，再讲不迟。”家人斟酒，递上。心真道：“酒且慢吃，待日京说明，才吃得爽利。”无外道：“我也急要听个明白，且把酒归了壶，省得寒了。”日京按住酒杯，说道：“闷酒易醉，我在家陪一极不相知的至亲，不知吃了几杯，送他出门，就撞了这一桩闷气，把酒都涌在心头，那里还吃得下！且待我说明了，吃个爽利罢！各位来约，值我外出，直到昨日二更天回家，方才才知道。一早就起来，偏撞着这位至亲，只得陪他吃了点心，就对他席钱行的话。他说：‘早着哩，我们许久不会，正要叙阔，难道只有文素臣是朋友吗？’首公欲问那至亲何人，却被无外止住。日京道：‘我那时心里就闷得慌，没奈何留他吃饭，被他絮烦一个没住头，也不知他讲了些什么话！直陪他吃完了饭，送他出门，一径往这里来。到得县前，平白地拥出许多人来，我把截住在那边。只见有七八个人，都打得两腿血淋，看的有整百人，一片声替他叫屈，说是真正奇闻。”因笑道：“我那时就把钱行之事搁起，挤进去细细根问；才知道那二十五六岁年纪，白面孔，额上有一个大黑痣的，叫做屈伯明。”首公失惊道：“屈伯明是贫而有志的人，他为何事？他也是秀才，这瘟官难道就敢加刑吗？”无外着急道：“现是牵枝带叶的说了这半天，还没头没脑，首兄怎只顾打断他的话头？”日京道：“打的却不是他。他住在北关外，训蒙糊口；有妻子何氏，相貌端正。不知那一日来了一个五台山化缘的和尚，说会祝由治病，叫做行县。看上何氏，几番到他家去募化；何氏回绝。到前晚三更天，行县搬门进去，脱衣上床，竟去强奸何氏。何氏不从，极声喊叫。邻人闻声赴救，被行县打伤了好几个，赤体逃跑。哄动了一关的人，直赶到几里路外，才拿着了。因这贼秃跑急了，黑夜慌张，跌在一个野坑里，满身臭粪，才被众人捉住。到馆中，叫了屈伯明，一同进城，解官审究。县官不肯坐堂，押坐班房里面。今日才叫进去，将受伤并捉获的人，打得死去活来！说是邻佑地方，

并非应行捉奸之人；又未在奸所捕获。将行县竟行释放，骂也不骂一声。屈伯明上去叫屈，县官不理，立时撵出。我那时恨不得撞进县去，打这脏胚一顿；奈是白衣，也没有这个道理！一路越想越气，几乎把肚皮都憋穿了！不料走进门来，又受大哥一番埋怨！”无外一面听，一面摩着肚子道：“这须用去年三月初那响雷，把脏官贼秃一斧一个，登时劈死，方出我胸中之气！”敬亭道：“我不知就里，所以埋怨；若是我在那里，也要生气。”古心道：“总之是个和尚，便有五六分可杀的了！奸邪贼盗，到了无可奈何，就去削发避罪。今日强奸之事，本不希奇；但可恨赃官枉断，真属千古奇闻！”成之道：“柯浑是广东人，广东省有许多州县，妇女以行奸下蛊为事，夫男明知不禁。邻保捉奸，柯浑必反以为奇闻！”心真道：“丈夫不在家，妇女喊救，邻保若不赴援，必至失节而后已！于奸所打伤多人，赤体被获，岂犹有诬拿之事？而云非奸所捕获！柯浑也是科甲出身，如此断法，真属丧心！”何如道：“柯浑丧心，必得恶报！但向以如此丧心？其中定有别故！”首公道：“伯明有志之士，此番冤抑，焉如非激之使奋？仕途狭窄，恐非柯浑之福！”双人道：“行县强奸未成，应得重罪；而脱然法外，真属不平！”敬亭道：“行县亦必得恶报，岂能终逃法外耶？”素臣太息道：“水有源，木有本！奸僧肆虐，总恃佛为护符，安得扫除芜秽，为拔本塞源之治哉！”成之道：“事已如此，空言奚益？我等且完正事。乡邻之斗，暂且搁过一边，待他日各有际遇，再行廓清未晚。”因将席间言志饮酒之事，向日京述一遍，道：“如今就轮着你了。”家人们早已添上杯箸，把原斟的换过。

日京更不言语，连饮三杯，说道：“小弟之志，微类心真、无外两兄；而与家兄辈，则迥乎各别。弟性粗豪，未尝学问，也不识理学渊源，也不论词宗同异，也不耐烦与腐儒酸子，镇日设榻漏的歪缠；遇有际会，扞衿而谈，下马作露布，上马杀贼，如耿恭、班定远辈，立功绝域，图像凌烟；倘时运不济，便牛角挂书，鳌头饮酒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一腔热血，遍洒孤穷，吾愿已定！诸兄得毋笑其狂，且嗤其妄乎？”首公道：“这才是英雄作用；觉弟辈所言，不脱俗儒腔调，此一席话，几如羯鼓，解秽矣！”因唤人斟上五爵。敬亭道：“舍弟粗豪，首兄不责其率尔，反以五爵相贺，殊非朋友之道！”日京止肯吃一杯，被首公、心真、无外，劝足了三杯。日京请问古心之志，古心道：“弟本拘迂，初无大志；惟愿取科甲以显亲，绝仕进以全性；彩衣侍母，青毡课子；种几株修竹，拓一本《兰亭》，耳听些好鸟枝头，眼看此落花水面；我寻我乐，吾爱吾庐而已！”心真、成之、无外俱赞道：“古兄之志，进不求荣，退不遗世，养亲教子，笃尽天伦，闭户读书，自得至乐；较我等所言，奚啻上下床之别？宜进五爵！”古心止受一爵，被敬亭苦劝，复受一杯。众人贺毕，未及素臣；素臣命童儿奚囊，拿过花笺一幅，援笔书《古风》一首；其词曰：

深山之深白云封，青天白日无人踪；拥书万卷图百卷，千缸葡萄双芙蓉。一发书，一披图，时乎嘻笑时嗟吁；嗟吁嘻笑两无极，芙蓉光芒射四隅。山间灵怪走欲尽，指天直落日中乌；双剑入匣破泥瓮，光凝琥珀浸头颅。高歌大白裹阳句，清风明月来相娱；上方星斗供揽攘，下视尘世如蟪蛄。君不见，汉两京，晋三都，斯文空在人俱无？江水东南流不转，功名富贵真土苴！读书舞剑更酌酒，此乐那复思铜符！山中云，云中山，尔能容我之痴顽；与尔百世常相守，魂魄安能离此间？

素臣写完道：“此鄙志也！”众人看过，俱哗然道：“诗虽绝佳，不过渊明无功之流，何足以辱素兄？知己相聚，乃有隐情，该先罚三大杯，重复宣示！”因大家立起身来，逼着素臣饮酒。素臣无奈，立饮毕，拱令还座，然后说道：“弟之本愿，实止于此；诸兄既众口一辞，弟亦卒难致辩！弟向有一梦想，本不可以言志；今被诸兄相责，只得也说出来，以博一粲：慨自秦、汉以来，老、佛之流祸，几千百年矣！韩公《原道》，虽有人其人，火其书，庐其居之说；而托诸空言，虽切何补？设使得时而驾，遇一德之君，措千秋之业；要扫除二氏，独尊圣经，将吏部这一篇亘古不磨的文章，实实见诸行事；天下之民，复归于四；天下之教，复归于一；使数千百年蟠结之大害，如距斯脱。此则弟之梦想而妄冀者也！”心真等七人，俱以手加额，极口赞叹道：“此非素兄不能行，非素兄不敢言，不朽之功，无疆之福，古昔圣贤所实式凭之者也！我等俱在下风矣！宜饮百觥酒，贺亦如数。”日京复抚掌道：“我受着一肚子恶气，正没发泄；如今素兄要除灭佛、老，行县这断，定该枭首示众，这刽子一缺，舍我其谁？”何如道：“百觥太多，在座也没几人能饮此数；各饮五爵，无徒慕虚名，而无其实也。”无外道：“有此非常之志，必受非常之赏；五爵断不足酬！”从三十，二十觥，减至十觥；素臣被众人逼着，只得饮了十大杯；众人俱贺十杯。成之量窄，无外代饮如数。无外更与日京、心真，你一杯，我一盏，向素臣复贺，大家吃得尽醉。首公问素臣：“此行先往何处？专是游学，抑有别故？何日回家？临期我等好来接风，再图畅叙。”素臣道：“弟此行欲先往江西，登滕王之阁，望丰城之气，泛彭蠡之湖，躋匡庐之顶；归途，则由山阴、禹穴，以探天台、雁荡诸胜，如苏黄门之欲以名山大川，广其志意，非有他故也。出月初二日即行，归期未可预卜，大约少则三四月，多则半年，再与诸兄把臂。”日京道：“休听素兄瞎话，那里是游学？韩太尉且靠后，肯学苏黄门。他的心晒干了，比笆斗还大哩！”素臣笑道：“昔人云‘胆欲大而心欲小’，果若如日京所言，则弟为天下之妄人矣！”双人道：“闻学宪已经出京，不知先按何地，还须速归为妙。”素臣笑道：“韩太尉苏黄门则吾岂敢？尚不至如村学究，恋恋于鸡肋耳！”遂大家一笑而别。

素臣择于成化三年三月初二日起身，诸言志者俱来送别，独有日京不知所往。素臣拜别祖先，向水夫人房中叩别，听了嘱咐，别过兄嫂，嘱妻田氏小心侍奉，吩咐老家人文虚夫妇，紫函、冰弦两个丫鬟，在家照管，带着小童奚囊，别了亲友，竟望江西而来。正是：

马当风想滕王阁，文种潮生西子湖。

第二回 看花色眼急雨淋瓠子之头 挥麈雄谈冷水浇葫芦之背

素臣下船，望江西进发，到了杭州关上，要往江头雇船，忽想起：西湖虽不过游玩之所，却也名擅东南；现在足边，何妨一为拭目。因向昭庆寺寻了下处，安顿过了行李，一个小沙弥跑进房来，说：“家师奉拜。”随后来一个雄壮和尚，笑容可掬的，向素臣行礼，一眼看着奚囊，寒温了好些套头话。素臣问他名号，方知那僧法号松庵，是本寺住持，结交官府，甚是势要。号，松庵只言其号，并说出头衔，声势也。生得暴眼赤腮，油头紫面，一部落腮胡，脑后项间青筋虬结。素臣看去，知非良善；估量着有膂力，会拳棒，脚步尚不甚牢实，想是酒色淘虚的缘故。幸喜囊中无物，自揣力量还制得住他，遂不放在心上。松庵别去。用过晚膳，将房内墙壁，房外路径，细看了一遍，收拾安寝。奚囊乖觉，将自己带的一柄防身顺刀，藏放里床褥下。到一更之下，素臣听得隐隐似有男女谑笑之声，又远远听得妇女悲泣声息。悄悄奚囊，却绝不听见。

次日起来，早膳过，吩咐奚囊带些银钱，锁了房门，出了寺门，到断桥边四望。只见青烟横抹晓山，紫燕斜翻春水，那时正是艳阳天气，花香阵阵，从湖边扑面飞来，顿觉游兴勃然。一径往六桥走去，早已画舫疏帘，映出芙蓉粉面；烟堤嫩柳，拖来桃叶香裙。素臣心在湖上，一心览胜，且往来仕女，都是涂脂抹粉，绕翠围珠，无一个天然秀色，可入素臣之目者；遂把这些粉白黛绿，莺声燕语，都付之不见不闻。一路高瞻远瞩，要领略湖山真景。正走之时，只听奚囊说道：“那一个好像松庵和尚。”素臣上前相叫，要问他由岳坟到灵隐的路。那知这贼秃一双毒眼，紧射在湖中一只大船舱内，目不转睛，睁睁地呆看，那里听得素臣声唤！素臣暗笑：“果然和尚色中饿鬼！”遂向湖中望去，只见一只大船，打着抚院旗号，有一个白须老者，同一个和尚，在船内坐谈；后面一舱，门窗俱闭，并没女人踪影。暗忖：天下事有三屈；想是和尚与松庵认识，在此听他说话。遂丢过一边，也不再去叫应，打算别问路人。那知走不多路，陡然黑云四起，雷电交作，大雨如倾盆直倒下来，急折转身。只见游人仕女，个个如丧家之狗，落水之鸡，男人也还罢了；只有那女人被雨，其实可怜！只见：

粉挂腮边，水洗观音金面。脂淋项下，油揩邻妇青唇。髻散发拖，枉着三更天四更天，出门时许多妆扮；珠狼簪簪，借的张家嫂李家嫂。进门时何物赔偿？一片粘连，湿裤湿裙裹双腿，好似丫叉卜芦；浑身胶结，单衣单袄堆两乳，犹如泡胀馒头。乱纷纷抱子牵夫，闹嚷嚷呼娘觅女。足慌，泥泞，路滑，臂跷。几阵风来色色牵，浑身发抖；一交跌去哈哈笑，两脚朝天。

素臣此时浑身浸湿，寒冷不过，休说没工夫笑这些女子，也没心肠去怜恤他，只

办着自己走路。无奈奚囊年幼，跟随不上。素臣把手拉着，且拖到一个亭子边来，那雨势比前更大。素臣看那亭子内，有多少女人挤着，因亭小人多，并至挨肩擦背，没些空缝。素臣把奚囊推入，自己却背着亭子站在阶前石上。奚囊道：“相公何不挤上来？”素臣道：“男女捱擦不便，你是孩子尚不妨。”只听得亭子内有人叫道：“文相公，不妨，这亭子是公所，又不是女娘们建造的；他若怕男人，就不该进亭子来了！相公何必这般道学！”素臣尚未回言，只听一人说道：“我们虽有男人，都是同着女眷，先挤在内没法；谁似你和和尚强挤入来，捱擦妇女？难得这位相公尊重，不肯进亭，极是好的了；你偏要叫他进来。少停雨住了，合你讲话！”素臣回头看时，只见松庵和尚挤在三四个女少年中间，一张嘴儿，差不多要贴向一个女人眼皮上去，那一簇松毛，已半插女人脖项。素臣怒从心起，本要发话。却见松庵竖起两道浓眉，睁圆一双凶眼，大声嚷骂道：“你这活乌龟，你敢放屁！你既要惜女人的廉耻，就不该放妻儿出来卖俏！莫说大家身上都穿着衣服，就是光着身子，你也怪不得别人，便落了便宜，也只好算做上门嫖罢了！你说要合我讲话；你睁开龟眼，认认我是甚人？连昭庆寺松庵大老爷都不认得！这等瞎乌龟，只可烧汤，连跟马屁屁琵琶，都去不得！粪桶也有耳朵，敢在虎头上做窠！少刻雨住了，且送你到县里去，打你三十毛板，连你妻也拶一拶指，出掉些水气，才知和尚的手段哩！”只见发话的人，吓得面如土色，再也不敢做声。只见别的男子，都咽咽喉喉，埋怨那发话人；只见那些妇女，脸都吓青了，要掉下泪来。素臣如火上添油，因碍着许多妇女拥挤在内，动不得粗！肚里思量：且待雨住人散之后，历数其罪，痛打这厮出气；拚得别寻寓处！却是气闷不过！

正在轳轳，只见身旁走过一人，说道：“家爷请相公上船一会，因雨大不能自己上来奉请，吩咐小的致明，请相公休怪！”素臣道：“你老爷是谁？因何请我？船在何处？这样大雨，如何去法？”那人用手指道：“那一株大杨树下，不是家爷的船吗？相公上船便知。小的现拿雨具，不多几步就到船上。雨大得很，休要耽搁了。”素臣此时已被暴风冷雨，弄得浑身抖战，巴不得有躲避去处，遂不暇细询。急急穿换了，抢至船边，跨上船去。那家人把奚囊驮在背上，雨伞遮着，随后下船。舱门口站着一个白须老者，满面春风的，迎接素臣入舱。素臣脱换雨具，便要施礼。老者道：“且慢。”吩咐一个小童到后舱去，说：“取我的衣服鞋袜出来，伏待这位相公更衣过，进来请我。”向素臣告便，退入中舱。小童拿出衣裤等物，候素臣换过，将换下的收拾进去。素臣一眼看见，小童眉目秀媚异常，宛然女子，却又是贵相，好生怪异。因已请出老者来，便又向前行礼。老人又道：“且慢。”因让至中舱，令家人奉上一大杯热酒，说：“先生受寒了，且吃三杯，冲一冲寒。”素臣因被雨久淋，身子如在冰缸内一般，正用得着这杯热酒，遂略不辞让，连饮了三杯。就觉一股阳和之气，从丹田内飒飒发扬，须臾四肢百体，都活动潇洒起来。笑道：“老先生真回春手也！”即便行了宾主之礼。正要就坐，老者把手一拱道：“此位禅师，法号和光，是当今赐紫，现坐灵隐方丈，舌具广长，胸多智慧；先生且见过了，好求禅师指迷。”素臣只得看那和尚，生得面如银盆，眉如偃月，鼻直口方，耳长额阔，双瞳闪烁有光，一背丰隆多肉，约有四十上下年纪。身披深紫暗龙袈裟，足穿大红朱履，光着一颗滚圆肥头，头顶上炙着龙眼核大紫红色的九十大疤。素臣一面答道：“晚生止识儒宗，不解禅理，求教倒也不必。”一面说，遂要就坐。老者慌道：“禅师是方外尊宿，兼之年长，自然该首坐了；

但这位先生既不好禅，应以世法相见，听口声不似浙中，禅师现在驻锡湖上，还该是那位上坐，这倒要凭禅师主张了？”和光无奈，只得虚让了一让。那知素臣；本性最恼和尚，就是老者主张坐在下首，他也断不肯依，宁可仍到大雨里去站着的；况老者之意，分明要他上坐。于是并不谦逊，竟拱一拱手，向那第一位座边站立，说道：“有占了！”和光见这般模样，气破胸膛，又不便发作，只得快快的坐了第二位。老者坐了主席。吩咐另换席面，先送一道茶来。茶罢，素臣问道：“老先生尊姓台甫？贵乡何处？晚生素未识荆，因何忽蒙刮目，许以登龙，伏惟垂示？”老者道：“学生姓未，号淡然，祖居江右，因探亲来此，偶尔游湖。小价们说：‘岸上有位相公被雨，因恐挤了女人，不进亭中，许久立在雨内，浑身透湿。’又说：‘一个僧人反不避嫌，强挤入亭，又招呼那位相公进去，与众人嚷闹，那位相公总不理他。’学生深以为难，因到前舱，望见尊品是一位福德俱备之相，故斗胆叫人奉请。不识先生姓名居址，贵庚几何，曾否缔姻，家中更有何人，因何事至此，乞道其详？”素臣道：“晚生姓文名白，祖居吴江，今年二十四岁。先严早背，寡母在堂，长兄名真，拙荆田氏。因慕贵省匡庐之胜，窃怀黄门游学之思，故漫游过此。适为雨苦，正在无聊，得老先生援之泥涂，感且不朽！”淡然把眉一蹙，哈哈大笑，立起身来道：“不料无意中，忽遇故人之子！老侄如此少年老成，豪迈不羁，吾友为不死矣！”素臣急起立，问道：“老先生与先严交谊，晚生因幼而失怙，竟未深悉，伏乞详示。”淡然道：“先严钰庵公，官金都时，与令先祖司成公为道义交。老夫任户部员外时，令先尊适为户部主政，尤为莫逆，彼此通家往来。那时老侄与令兄俱在襁褓，一取存真，一取尚白，早有此名，老夫至今不忘。因一官袍系，近年退休，又值妻亡妾丧，家难频仍，与老侄处遂成陌路。而世嫂贤孝之行，老侄岐嶷之状，时结于心，时触于目。前日来此，才打发小价到吴江问候；不料反于此地，不期而遇，真是快心之事！”素臣方豁然道：“原来就是淡然老伯！此番出门，家母命小侄至丰城来叩谒老伯、伯母，不料伯母已经去世，深可伤感！家母说，那一年赐吊先父时，老伯尚未有世兄，有一位庶伯母，正怀身妊；是男是女，叫小侄问一确实。这位庶伯母，想正康健。小侄向失祇候，方才老伯说的台号，又未确知，以致觐面茫然，罪真擢发矣！”淡然道：“当初老夫贱号，原是翀然，本取飞翀之意；后来退休于家，绝意仕进，故改号淡然。老侄无从而知，更有何罪？老夫因无子，才置一妾，所生是女，至今藉以娱老。后来又生一子一女，可惜一子夭亡，止存幼女，又是老夫之累！慢慢与老侄细谈罢。”

素臣从新出席，执子侄之礼。淡然亦竟受了两礼。素臣要移座向下，淡然道：“不消，我这是主位。”因仍旧坐下了。家人早已摆上酒肴，是半荤半素；和光不饮酒，止为设茶。淡然、素臣两人，叙出世谱，益加亲密，说说笑笑的，讲一会家常，述一会世谊，说一会故乡风俗，不知不觉，都饮至半酣。却把和光搁在半边，犹如冷庙内的泥神，热气也没人去呵他一口，撇得他冷冷清清，喜不得，怒不得，耐不得，又发作不得，面上红了白，白了红，心头一股冷气，不住的从喉咙里要钻出来，真是赴吕太后的筵席，如坐针毡一般！他两人那里知道，只顾叙他的旧情，惊他的新遇，热闹不过，快活异常。这也罢了；不觉酒多生话，话多生节，堪堪干连到和光身上来。淡然道：“适才被雨的和尚，与老侄如何相识？”素臣道：“小侄几乎忘了！”因问家人：“这和尚可在亭内？”家人们回复：“已去。”淡然听着窗外雨声，道：“这雨比前更大，如何去的？”家人道：“老爷与文相公叙出世谊的时候，那雨小了有顿饭时，那些女人被

和尚挤擦不堪，便趁这雨小，都磕磕撞撞的挣往前边去了。那和尚见妇女俱散，又到我们船边来探头探脑，被小的们喝叱了几句，方怒吼吼的走了去。老爷们说话热闹，故不觉外面雨的大小了。”淡然掀髯笑道：“真所谓听而不闻也！老侄，你如何相识起这和尚来？”素臣道：“那和尚叫做松庵，是昭庆寺住持；小侄贪其近潮，就寓在他寺内，故此认识。他口出恶言，本要与他理论，因碍着众妇女们挤紧不便，原想雨住后教训他；不想他已经去了。”淡然道：“我看老侄弱不胜衣，岂能与他理论？况这和尚如此狂邪，自然是个匪类；吾辈爱身如玉，如何与此等人计较？以后还当斟酌！”素臣道：“老伯见教极是！此等人与禽兽无异，于禽兽又何难焉？以后当以老伯之训，铭之于心！”

两人正讲得密切，忽听得冷笑一声，却见和光变着色，说道：“老护法 and 这一位也说得够了，尚容贫僧一言。”淡然起身辞谢。和尚道：“老护法不必，且听贫僧说：俺们僧家与你们儒家一样，藏垢纳污，无物不有。贫僧一片平等心，再不说儒家没有几个好人，僧家没有几个坏人；但不可因僧家有一二下流，遂把佛门看轻，不敬三宝，肆意讥诮，以致现世折福减算，来生戴角披毛。如老护法说松庵不是，尚是就事论事。若像这一位所说，止识儒宗，不好禅理，不屑求教，这许多话头，便是毁佛谤僧；为死后地狱张本！众生好度人难度，贫僧原不肯饶舌；因是老护法的世侄，所以不惜婆心，指点一二。”淡然佛然道：“素臣少年号，不知已伏于讲家血气正盛，未免不达时务；若说堕入地狱，我还可以保得他断不至此，吾师可以放心！”素臣笑道：“地狱轮回，原是佛家妄言；即使果有地狱，小侄现在所为，断无堕入之理！但恐日后把持不定，为异端所惑，一时失足，得罪名教，这就不可知了！何则？目下小侄尚知崇正辟邪，不信佛教故耳。”和光着急，大声道：“你这话，分明说佛与僧，俱应堕入地狱的了！无论俺们僧家，为腐儒所不识；至于我佛，是生天地的圣人，你都敢于毁谤起来，真是非圣无法了！且不必论我佛净智妙圆，神通感应；即如天下自帝王以及乞丐，没有一个不望尘膜拜，顶礼尊信，使我佛稍有欠缺，此教便应久灭，何以万古长存？只消在这一点上想去，也该顽石点头了！试问，你更有何说？”素臣正色道：“奸僧借佛，愚哄世人，以至无恶不作，罪犹未减，惟佛实为首恶，故我之恶佛，更甚于恶僧。天下真小人易识，则其祸显而浅；伪君子难识，则其祸隐而深。如和尚辈，害止一二人，或数十百人，且人皆知恶之；则其祸浅。至于佛，则其说足以骇俗，其文足以眩世，虽高明如白居易、苏子瞻辈，皆靡然从而信之；何况庸愚？是以天下若狂，千年如梦，其祸遂深入于人心也！你说此教不灭，便见佛无欠缺；须知白莲、长生、灯络、糍团等教，鄙俚粗浅，庸愚陋劣之人也知，尚且至今不灭；况佛之言辩而坚，行伪而僻乎？孟子曰：‘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乱。故洪水横流于尧、舜之世，猛兽充塞于武、周之时。天地之道，阴阳倚伏，不能有明而无晦，有春而无秋，有生而无杀，有君子而无小人。圣人之道，在象为明，在时为春，在德为生，在行为君子；佛则晦也，秋也，杀也，小人也；此所以与圣人之道，如阴阳之倚伏，相为盛衰，而未能遽灭也！’顾《周易》一书，义在扶阳抑阴，如有裁成辅相之道，则不遽灭者，决然而灭之；使二景常明，四时皆春，广生机而绝杀机，广君子而绝小人，其责在于忧勤惕厉之儒者。使虞其不灭，而隔膜视之，是听洪水之横流，而不为大禹之抑；任猛兽之充塞，而不为周公之驱也，有是理乎？历考从前，固尝一灭于魏，再灭于宇文，三灭于后周武帝，尽毁佛祠，世宗毁像铸钱，魏主则诛杀沙门，至无一存者；其时牟尼、三世

等佛，何以并没神通？可知佛亦胎生类中，一具体之人而已，有甚灵感！彼之所以得行其教，以不生中国故也。汉通西南夷之前，闽、粤以外，即属异域，从古不通中国，未闻圣人之教。佛生印度，更远万里，以坚辩之言文，僻陋之行，何怪愚夫愚妇，靡然而从之乎？故佛在外国，听之可也；然且圣人之徒，犹有用夏变夷之志。今俨然毒庸中国，与圣人树敌，尚可忍乎？魏、周、宇文之世，灭不终灭，盖德薄祚短，继起无人耳！若处当今圣明之世，而有守先待后之儒，行乎权之所得行，则燭火之光，一吹便灭；即势利奸僧，亦将背其所主，自逃法网，尚肯为佛尽力耶？你说万古长存；无论佛生在圣人之后，又数百年而入中国，兴废盛衰，不能并衡。即以西域言之：佛在印度，其教自西而北，红黄异派，愈变愈盛。蒙古之信喇嘛，遂成国俗。乃元代附马诸王，遍镇印度，其时印人大半习麻哈默特之教，子孙北归，顿改回俗；是佛教早不行于印度，何况中国本非佛所行教之处？由渐而兴，亦可无端而灭，佛即有灵，岂能与气数争权？”

说到这里，素臣厉色之中，稍带霁颜。未公听得颠头播脑，把酒都忘记。伏侍的家人小子，止顾在窗外窃听，无心换酒上菜。连那船家，亦觉入耳会心，津津有味。满船中除了素臣的话头，寂无声息，并雨声全不理睬。惟有和光，心怀疑忌，就素臣语中留神揣摩，满想抵隙而争，心如辘轳，周旋上下，兀的好不自在！淡然冷眼一瞧，看他面上红了又白，白了又红，滚圆的肥头，竟像血灌猪头一般；深恐素臣说到高兴，率性谩骂，惹他发作，倒也十分不安。那知和光听到佛教为天方所夺一段，忽然色沮神呆，若惊若喜，头皮上紫涨的粗筋，渐渐隐落；一面捧起茶杯，呷了一口，轮转闪烁的瞳仁，向素臣仔细打量，复逼到淡然。不期淡然正在关他举动，四只眼睛，突地里打个照会。和光回眸不迭，嗤的一响，不觉笑将出来。素臣猛吃一惊，便道：“你笑什么？你道我辈一介寒儒，不操尺寸之权，断无灭佛诛僧之事！须知崇正辟邪，圣贤同志；孟子不行道于邹、梁，而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距波行，放淫辞，功在一时，教在万世。所以孔子之道常存，杨、墨之言终废。即你佛氏，在唐世亦甚猖狂，赖有韩公《谏迎佛骨表》、《原道》数篇文章，后世士大夫，尚不为其诱惑；你休笑他空言无补！”和光敛容离座，向淡然谢过道：“贫僧虽无学行，自小出家，从师祖师父游，亦尝朝过五岳，走遍名山。觉得方外人清修梵行，满想成佛作祖，只是空言欺世；惟眼前清福，享得独多，实为此生之幸！自主云林方丈以来，蒙贵官显绅，不时过从，应接太繁，顿觉心地尘浊，虽在山林，无意领略。即如抚台大人，那月朔望，不到寺中顶礼？平日又要差官叫唤，进署盘桓，与贫僧讲论，不是湖山古迹，便是禅宗正觉；再不然，询问京中王公起居，某官现居权要，某人与有瓜葛。就是老护法，不是那日抚台特地引贫僧相见的吗？今日又承抚台之命，伴游湖上。贫僧因见老护法正直端方，慈祥仁厚，现在又系退闲林下，故交情重，不惮远游，俾贫僧畅聆声教，一洗胸襟尘俗。此亦贫僧志向差定，虽出入冠盖间，未尝戕灭却本性，所以有此。松庵一般人因缘若是，岂不当面错过！方才被这一位，说得佛门如此可恶，因而争辩几句。贫僧岂不知，圣贤学问兼容，并包释氏，左道旁门，难与抗衡？第思二千年来，其教日盛一日，历代圣帝明王，名儒硕彦，既无驱除之法；至今日而有令世侄一片苦心，窃恐终于无补！况且时下风俗，朝野靡然，宫中靳公公、德州景府，天下效其所为；而且羽翼四布，阴谋更不可测！令世侄无尺寸之柄，徒以口舌相争，转恐出而贾祸；所以竭尽愚诚，介老护法一言相劝。贫僧陪从过久，天色已晚，就此告辞。”

说罢，向未公合十，转身望素臣和南，素臣略还半礼，和光已出舱门。云林寺沙弥香火，早放一艇伺候，因无篷幔，均钻上大船避雨。和光见雨势尚紧，吩咐上岸，到凤林寺暂住；沙弥等应声，扶掖而去。

这里未老重与素臣坐下，命小童换过酒来，开怀畅饮。素臣遂把方才辟佛话头搁过一边，复叙家常世谊，故乡风俗，说到未公儿女情长，不觉相对歔歔，泣然涕下。素臣睹此情景，心颇不安，未免用言宽慰，譬解了一会。瞥见后舱人影，频出窥探，双门虚掩，即不便回头，正对未公，未公尚是长吁短叹。后舱人影，似觉应声而至。素臣迎眸望去，却是六七岁女孩，圆面朱唇，眉目如画，看着未公，顿觉双螺蹙紧，愁苦不胜，转身入内，似与多人絮语，门亦随掩。素臣方始悟出松庵探头探脑，并未公说起累字之故。心下暗想：未老如此年纪，丰城虽止隔省，水程可达钱塘江；但因探亲远游，挈带眷属，大是累坠。族中不乏子侄，老仆亦可纪纲，此行必有别故。正在委决不下，未公忽顾后舱，起来说道：“老侄本非外人，老夫此来，实为小女之事，故到此即遣价吴江，探询尊府。因抚轭不便安顿细弱，故借游览为名，赁舟暂住。今与老侄邂逅，当令小女辈拜见。老夫残年待尽，日后仗力正多，免得觐面不识！”说罢，即唤小童传语后舱，令素娥伏侍大小姐、二小姐出来。素臣尚在谦让。小童进去不多时，已见丫鬟掖着小女郎，随一丽者，姗姗而出。未公指向素臣道：“此是大小女鸾吹，此幼女金羽，此婢名素娥，亦儒裔也，大小女以为闺伴。老夫身后，主婢伶仃，老侄便时，宜加顾恤！”素臣未知所对。鸾吹不慌不忙，近前肃了四拜。金羽随姊起跪，素臣回礼起来，未公命坐。素臣道：“二位世妹请坐。方才老伯未与愚兄明言，适见势利恶憎，倨傲无礼，忿塞胸膈，不免发泄几句，坐久话长，有累世妹闭匿多时，伏乞容恕！”鸾吹敛衽，答道：“世兄志在圣贤，躬肩道统，嫉邪去恶之心，随机而发；适间所言，足使奸憎赧愧，愚妹窃闻，万分倾服！”未公望着素臣接口道：“世兄所言，乃圣贤血脉攸关，邪正绝续之会，赖此担荷多矣！小女子有此见解，可以师事门墙否？”素臣惭谢。未公因再问素臣：“赁居昭庆，远隔城闾，不便时常叙语；此来本往丰城，今中道相逢，可免跋涉。不识即回吴江，抑将游学他省？”意欲请素臣同回江西，以便嘱托一切。又因素臣备述家事，已娶妻室，恐性情拘泥，引嫌不从，则同归也是枉然。辗转付量，触起伯道之戚，陡觉伤感起来。素臣深致不安。鸾吹体会老父之意，欲用寒喧套语，撩断未公话头。

忽见小童惊慌进内，喊道：“老爷不好了！文相公快出来看罢！”船上诸人喧闹起来，登时声如鼎沸，但听得说：“潮来了，潮来了！”陡觉天色昏黑，四面山容全然隐灭，那潮中水势掀播，直欲接天，雨更倾盆而注，船身荡摇不定。本来傍岸而泊，此时已不知孰为苏堤？孰为白堤？一片汪洋，无边无际！满船啼哭，未公不知所为。素臣暗付：西湖那得有潮？此必非常变异！也觉着慌，顾不得船中人，急走出舱，跳上船头。却不料浪卷舟轻，宛在虚空抛掷，方欲站住脚跟，身子一歪，早已随波逐流而去。正是：

恰喜长途逢旧雨，那知蓦地起风波！

第三回 只手扼游龙暗破贼坟风水 寻声起涸鲋惊回弱女余生

素臣抢上船头，不期立脚不稳，斜扑湖中，一阵浪花，将他身子一卷，竟如旋风作势，愈转愈紧，霎时间已深入湖底。无奈西湖荇藻交横，下面泥极松浮，根叶荡漾，手足无可支搭。心知空明处乃是水底，不敢向下钻去；但从黑层层处，用力冒将起来。才是透顶，又是浪头兜盖，身子一滚，重新坠下数尺。如是者十余次，力竭体重，渐渐挣扎不来。忽见水面浮出一物，首大如牛，浑身碧粼粼的，毛长有尺许，身子笨重，在那里淌来淌去。素臣想着：这不是水牛，湖中又无猪婆龙，不知是何怪物？竭力冒出来，却好有一根船腔木，浮到面前，素臣抱住。仔细看那怪时，两角矗起，有二尺来长，昂起头来只管喷水，那浪头就高了些。心念：发水之故，大约即是此怪；倘能除掉了他，岂不为湖上人弭灾解难？生怕不能制他，反伤了自己性命！转念道：“我横竖已在水里，不如运起神力，试他一试！”遂觑定那根牛尾，踏住木头，移近那怪身边，将身一扑，拖住尾巴，狠命跨将上去。那怪全不知觉，尽力喷水。素臣怒甚，在他腰间用力一夹。怪竟大吼，回头见背上有人，将身子乱耸。那知素臣不跌下来，因复尽力一夹，趁势又把他颈骨一拗。怪已腾蹕起来，望前直遁。素臣被他颠落。却不料那根尾巴，已为素臣扭断，落在船腔之上。水势更大，怪已不见。素臣涸行半里，方始近岸。

此时惊魂略定，遂在堤上立住；那水犹没膝数寸，雨不住点，里湖水势，奔迅冲突，直注：外湖，澎湃之声，充塞于耳；雷霆霹雳，骇怪万状，目眩神摇，较方才出没水中，又换一番景象。远数西北山头，自天竺、云林、栖霞至葛岭一带，白云潏然，游漾不定，恰似雨中景致。惟大佛头、宝石塔顶，迤邐至昭庆后山，天惨地昏，峰峦暗黝，一派模糊，不可辨识。俯视倒影，但觉黑云万道，自山罅喷激而出，层叠不穷。山脚石壁间，奔泉突泻，白如练布，直灌里湖。素臣看清水源，心知此水非关湖决，既在此山，又非江流灌入，其为山中发蛟无疑。此时水势浩荡，雨更大注，素臣秃头危立，无可躲闪。一路寻思，将择沿堤人家，暂为避止。只见孤山一带，颓垣没水，板扉竹片，荡漾中流，山坳坦处，有人避水，团坐路隅，或三五人，或六七八人，隐隐听得儿啼女哭之声，甚是悲凉！再向外湖一望，洪流滚滚，自六桥直至南屏，葑田万顷尽失所在。那湖心亭子，四隅均被涨没，但见亭角翼然，浮于水面。满湖不见一船，看到近堤一带，忽有画舫，底已朝天，舱门窗楣，零落漂流，不知是谁家游船，陡摆此险！猛然想到：方才落水，未公坐船正泊此处，何以不见踪影？莫非即是此船，满船之人，已与波臣为伍么？因想：未公探亲到此，弱息相依，同罹此厄，天道未免愤愤！奚囊小子，不知因何亦厄于水？虽然事已至此，只待水退，探访音耗，再作区处。我且沿堤而行，回昭庆寺寓处。主意已定，转身寻路，幸堤上遍栽杨柳，水浸数尺，未

经漂拔，依树而行，就浅就深，不觉已到断桥，上了桥面，暂且歇息。此时素臣头巾早已失去，髻散发披，又兼大雨冲刷，竟如海鬼一般！脚下踏的靴子，亦不知褪在何处；袜被水浸，涨紧如桶。一路水深没膝，看不见地下草石，走不半里，袜底洞穿，脚趾已为草根戳伤，觉得有些痛楚。无奈进退无路，只得忍痛再走。那知站起身来，眼光到处，北山云势，黑阵阵直拥而上，雨点愈密，一股腥风，裹紧云头，东穿西扑，隐隐望见鳞片飞舞。心疑：莫非真有神龙取水？你看湖光山色，霎时间变成汪洋大海，此龙神力，亦不为小！但湖上居民，方春耕种，突然遭此巨灾，淹没田庐，溺毙人畜，不可算计！龙如有灵，何至害人若是？想来并非神龙，乃是山中蜚蛟，应时而出。昔周处斩蛟，为民除害，遂以成名；可见伐蛟，本属有司之责。今之民上，不修时政，使孽龙潜伏山中，酿为民害；此等尸位素餐之流，明圣之世，如何容他？今龙已启蜚，兴云作雨，谅不可制！但如此作怪，所过地方，不知又伤几许生命？诚无妄之灾也！

素臣正在胡思，云势越滚越近，看那龙时，蜿蜒夭矫，全身都现，忽然张牙舞爪，直奔素臣头上，却被腥气一扑，几乎跌倒。素臣昂头逼视，刚刚离着丈许。心念：龙如伸爪下来，岂不被其攫去？即不被攫，估量风卷云驰，也应摄向空中，不知此身坠落何处！想着和他狠斗一番，我非周处，然斩蛟非史传虚言，安知无人能继其后？素臣刚发痴想，那知龙自里湖山中出来，奔入外湖，偏偏隔着长堤，雨势过重，升腾不上。恰好堤上有十数株古柳，根围丈许，约是百余年物；那龙趁势过来，攒入树罅，摇头摆尾，身子竟为拴住，再也不能冲出。素臣认得龙入柳林，愈加着急。又见云气黑如浓墨，越围越紧，把一带湖堤，遮得不见天色，如在黑夜一般。却喜龙身笨滞，除头尾在两边掉弄，桶粗的躯体，兀自不能动弹，浑身鳞片，时作翕张。素臣顿悔落水之后，未将衣袖捻牢，把数百枝药制过的竹箭，抛入湖中；假如有此利器，望那鳞缝中发去，充其力量，可入数寸，使之满身芒刺，着药便烂，虽不能登时剥却，任他负痛而逃，亦终创溃而死。此时只手空拳，如何抵挡？但我幸保余生，或者仗着天生神力，乘他困于林木，徒手搏击，批得一鳞，蹙得一尾，也强如为龙风摄去！因将身上浸透衣服撩起，紧缠胸背间！解下里衣上的绦带，束缚停当，耸身一跃，拣那最高柳树，扳定一枝，腾过那边，踏在桠杈之上。龙尾向着里湖，龙头望着外湖，紧对南屏，知是越凤凰山，蹈钱江出海的；素臣看得明白，料他势穷力竭，一时不得腾外，就由这树跨到那树，贴近龙身，伸足过去。不意周身涎沫，滑不可立，险些颠掷，幸为柳枝格住。因复蹲于树杈，顺手折断柳条，捋尽萌芽，渐渐盈把，都有七八寸长。定了一会心，运出浑身气力，进到右手指头，用放竹箭的法子，一连放出二三十根，却都钻入龙鳞翕处。细看龙头，昂藏自若，但背靛簇耸，似亦微觉痛楚。因把所折柳枝，尽力放完。那龙已不自在起来，频频掉尾，傍着的树，也就震撼不定。最后，龙头猛转过来，绕着一树，直望素臣，两颗龙睛，巨如梔梔，映闪有光；口若箕张，腥涎喷溢；颌下髻粗如绠，连着腮际硬鳞，刀斧亦不能入；两个钩牙外露，磨击作响，大有吞噬之状。素臣骇极，急拗柳枝，如前射去，直贯左目。那龙忍痛不动。素臣将柳枝捏住，狠力一拔，一个龙睛，囫囵出来。复把一枝柳条，望右目戳去，如前力拔，又是一个眼珠，贯柳枝而出。负痛回头，旋又豁过尾来，旁边有一小柳树，砉然一声，折作两段；那尾已捎到素臣所蹲树上。素臣举手迎着，钩起十脂，攀将过来，贴胸抱住。随后伸起右手，将他尾上鳞甲，尽力剥去。才揭落四五片，觉得腥涎滑

腻，手力松软。龙已从上倒运气力，注于尾尖，猛想挣脱。素臣看他浑身一节一节的弯曲，知是运着全力，也紧紧迎住不放。那知龙用力太足，狠命挣扎，被素臣顺势一拗，尾上节骨，居然脱笋。抱持之间，顿觉瘫软，不似方才那硬挺挺的光景。此时龙怒吼发狂，张口砺齿，黑气直喷，前后四个长爪，乱舞乱动起来。十几棵树，宛如湖滩上的枯芦，随风摆弄，东倒西歪。素臣几乎跌将下来，暗忖：龙尾已经拗断，料也不得飞腾；但困兽之斗，终非人力所能抵挡！看他使起性来，如此播荡，倘拔木而起，连我之性命，也不可知！

正在无计，果然震天价一响，眼前霎时昏黑，头眩神摇，不能自主；耳中但闻簌簌淅淅，滚滚汨汨，风声雨声，并湖中急流，堤上涨盛，一片水声，不知身落何处！约有数分时，心才略定，张目一看，谁知所蹲的柳树，早已扑落湖中，两旁大小，共有十五六棵，横七竖八，堵塞堤上；那龙已不知去向！仰视天空，黑气也渐渐淡薄，雨势亦收过大半，断桥石级，止剩一二层浸没水中，堤上高处，露出中间石板，估量水已大退。转身看到自己，却离那株扑水的柳树，有一箭路光景。记得遇着孽龙之前，已是过桥；如今偏在桥西，又枕着一块小小碑石而卧，这也奇极！莫非龙去时，摄我到此？抑树扑湖中，身随落水，迷茫中有人指引而来？素臣立起身来，看此碑石，兀是打断在地，水痕初落，恰好现出字迹，乃是“葛岭进路”四字。迎面峰头峭起，级磴盘云，好鸟穿林，山花欲活，确是新霁光景，却也无心游玩，因放了百余枝柳条箭，缚抱龙尾，浑身吃力，刚才昏沉沉，又是有人将他自半空掷下，微觉胸背肘腕间，筋节有些酸痛，不耐走动。就在碑旁，搬了一块大石，倚山面水的，坐着歇息。

只听见桥那面人声嘈杂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惊喜奇怪，乱嚷了一会，只是听不清楚。少顷，有人说说笑笑，走下桥来，却是两个老者，一个后生。一眼看见素臣，齐声道：“噢！这个时候，还有人端坐在此，除非是淹不死的乌龟！”素臣立起身来道：“列位休得取笑！我是游湖覆舟，落水后，泅过岸边来的。因有同舟亲友，生死未卜，故在此打听。列位从那边来，曾听见今日湖中遇救者有甚人么？”那后生道：“这又奇了！今日里湖、外湖，翻掉船只，不知多少，须待晚来钱塘门、涌金门船埠查点回船，才有数哩；若是救起的人，更难打听。我们从松木场到天竺去的，因晓得湖里大水，耽搁半日，走过昭庆山门外，不料一座凉亭，被风吹倒，压死了几个人，寺中正乱着哩！二伯伯，你听那茶店中说的，是城里勒公公家祖莹里出了蛟。”一个老者道：“出蛟是不奇的；记得他家葬坟，请遍有名风水，说这穴是真龙潜伏，只怕被文曲星破掉。如今不知是不是？你这位先生，口音是下路，几时到我们杭州的？方才说同舟被溺之人，不知生死，倒要请教明白？”素臣走近前来，深深一揖道：“小生文白，吴江人氏；因路过贵处，在湖上小住，借寓昭庆寺。今早带一家童，沿堤游览，不期遇得世交故人，招小生登舟，叙谈许久，突遭此灾。小生落水，略谙水性，泅到堤边逃生万一。因见他们所坐之船，底已朝天，凉俱覆溺，惟未得确耗，是以滋忧！”老者道：“船底朝天，多分是覆溺的了！未识贵世交姓名籍贯，是何等样人？”素臣答道：“是江西人，姓未，舟中带着他两位小姐，家人小子并丫鬟，共是六人；小生落水时，船却未覆溺，不如何时被溺。”老者沉吟半晌，那后生插嘴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刚才有昭庆寺的香火说：发水时，他在堤上，见湖中漂来一人，他就抬着一根竹竿，将那人衣服擦住，拉到堤边，又叫两个人相帮，始得捞起，岂知那人身底下，又是一人，牵连起来，竟救了两个；都是白须白发的老头儿。问他来历，说出姓未，原来是主仆。你道